



童年琐忆

■李 昂

儿时的记忆最难忘怀，如同一缸陈年老酒，愈久弥醇。

我的童年记忆，最温馨、甜蜜的，除了过年之外，就要数下面几桩了。

一日闹洞房。乡村嫁娶，大都选择在冬季农闲时节。新娘过门后，由女眷们陪在新房里。傍晚时分，“拜堂”仪式之前，领着新郎的两位司仪“礼生”，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关闭的洞房门外，开始有板有腔地吟唱，等待开门。旁边有两个五六岁的孩童，手捧着点燃的红烛。我曾为捧烛童，因而聆听到许多动听的诗歌，像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唱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还有晴”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”，等等。虽然当时朦朦胧胧未解其意，但那词句、节奏、腔调，却深深扎根在脑海里。

大概是为了酝酿迎亲的高潮，两位“礼生”吟唱了半晌，还不见女眷开门。于是两位更加来劲，索性搬来“刘海砍樵”的花鼓调，声音一男一女，“胡大姐”“海哥哥”高腔大嗓唱将起来。同时，唢呐、锣鼓、铙钹一齐助兴，这才叩开了房门。

接着是“拜堂”仪式。新郎、新娘拜了天地、祖宗、爹娘以及三亲六眷后，仍由“礼生”领入洞房，于是开始了“扎帐”仪式。就是让新郎、新娘坐在床沿，“礼生”站在床边，把花生、糖果、红枣、湘莲等用拇指与食指捏着扎入帐内，一面高声吟唱：“一扎金玉满堂堂，二扎嫦娥配玉郎……”从一扎、二扎一直唱到十扎，然后又“扎帐东”如何如何，“扎帐西”如何如何……我后来学到古典文学中的“鱼戏莲叶东”“鱼戏莲叶西”，联想起这“扎帐”的赞语，不知是谁借鉴了谁。

“扎帐”的时候，我们两个捧烛童则脱了鞋子爬上床去，争拾着糖果、花生之类。我们穿的是棉布长袍，撩起衣襟，很快就装了满满一兜，真是其乐无穷！

二曰看戏。其时在乡间巡回演出的有两种戏班，一是木偶戏，二是“影子戏”（即皮影戏），每个戏班，包括奏乐的也就三五个人，可说是个最早的文艺轻骑队了。因为没有电视，电影放映队也很少来，看木偶、皮影戏就是高级享受了。当然，最“过瘾”的还是看“人戏”，不过这就要就机会，到三里外镇上的圩坪去看。有一回重修金溪石拱桥，乡亲们集资演了三天戏。其时我还不到五岁，小叔让我骑在他肩上，老远就听到舞台上密锣紧鼓之声——成年之后才知道，演的是《水漫金山寺》，只见变成人形的虾、蟹、蚌、螺，在锣鼓声中紧张地来回穿梭。我忽然发现那个美丽可爱的田螺姑娘，便央求小叔驮我到舞台边去，高低要娶田螺姑娘做老婆。直到前些年，我八十岁生日的时候，年近期颐的小叔还说起这段情由，引得哄堂大笑。

三曰过“七夕”。农历七月初七日，是牛郎织女相聚的日子，也是我们小伙伴的节日。大家商量着为当晚的牛郎织女点灯照明。我们院子是聚族而居的百年老屋，堂屋两边共二十来户人家，房前屋后有许多柚子树。大家搭着竹梯、背着背篓爬上树去，摘下那尚未熟透的柚子，掰开它厚厚的青皮，掏去柚子肉，插进点燃的红蜡烛，做成一盏盏防风的柚子灯。从堂屋门前火龙似的一直延伸到禾场外面，煞是壮观。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。几年前，我曾应“七夕红豆节”诗词赛征稿，写了一首《柚子灯》：“天空星斗淡然明，不及庭前柚子灯。一路红灯送牛女，照他七夕叙离情。”这首小诗还荣获了佳作奖呢。

啊，金色的童年！



土地上的声响

■朱小平

的菜挑到了附近农贸市场，卖了好价钱；有人说，他的菜长年累月供给子女小家餐桌，健康营养，小孙子吃得白白胖胖。如果还有吃不完的，遇上好日头，晾晒封坛做腌干菜，慢咽细品。言语间溢出满满的自豪感，随着汗水一起，流淌在沟壑纵横的脸上，仿佛晚霞落到风起的水面，彩波晃荡。此番情景，不禁令人感慨：“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惆怅近黄昏。”

眼前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老人，大多是家公家婆的故交。一半如家公一样，年轻时乘着火车从四面八方来，又开着火车去过很多远方的退休铁路工人。另一半跟家婆一样，本就是原地郊区菜农。也难怪他们的菜畦修整得像一条条铁路，两道铁轨无论曲直还是交岔，中间的平衡枕木“菜苗”，从未缺席土地。

家婆原来的菜地，也在这附近，如今早已“种”满了高楼。她经常向我们晚辈吹嘘“当年勇”，当年她就是田野上的“土皇后”，一人掌管千百颗萝卜白菜。她把白萝卜的“雪”和红萝卜的“火”藏进土地，然后藏进火车司机家公的铁饭盒。家公循着季候轮回报往返，不断在铁饭盒里施魔术，给孩子们变出好多糖果、玩具，还有新衣裳。

爱人回味他的童年时，总会发出

再见仍是老师

■陈中奇

了我对他的好评。多年以后回想起来，我才明白人生艰难的道理，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”，一个乡村教师微薄的收入，如何抵挡得住外面花花世界的物欲横流呢？一个人养活全家四口，又怎么能错怪他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他把心都掏给我看了，没把我当学生，而是当成了可以倾诉的朋友，我又有何理由去因此贬损对他的敬爱之情呢？那时，我每年暑假和寒假必定要去拜访一次老师，那怕就坐一分钟，见一面，心里都暖洋洋地快乐，师生情谊是如此纯净美好啊！没过几年，听说老师退休了，搬到衡阳市区与儿女相邻而居，我们联系就少得可怜了。

我始终挂念着他，手机里一直存着他弃用的联系方式，始终觉得他是我混沌少年时的一盏灯，是故乡那片绿色中的一点红，一直照亮着我的内心。父亲说，他家里遭了大变故，儿子工作上碰到大麻烦，大概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母亲说，他患有糖尿病，最先听说脚趾头坏死了一个，人暴瘦，近来只能长期躺在床上。我说，坐轮椅拉拐不行么？母亲回答：不行了哟，要行，那就不用卧床了。听你姑姑讲，还发现什么癌，也不知是真是假，怕是……

正好我大妹在家，开车和我父母当即去衡阳探望。父亲带去两只老母鸡，到了衡阳，打开后备箱，发现一只活蹦乱跳，另一只竟咽了气，一摸肉还温软，师母也不嫌弃，宰了放血，现炒了。假如当时有视频电话，我肯定没有勇气接听，一是心怀久未探望的愧疚，二是无法面对病倒在床的老师，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。

我必须亲自去看望。上次回家，终于成行，顺路捎上另一家亲戚刚摘的西瓜、辣椒和蔬菜。在电梯里，我的心

“滋滋啧啧”的赞叹。一条黄狗守护敞开的院门，他的日子里全是花开的声音。缠在篱笆的喇叭花，发出火车的鸣笛，家公的皮鞋踏踏近了又远了；姐姐采凤仙花瓣染指甲，他捏起凤仙花籽“啵啵”作响；鸡冠花扯开嗓子“喔喔”唤起床；晚饭花“哗啦”炸开，催赶鸡鸭鹅归笼，他跑到菜地，喊家婆回来吃夜饭。

六年前那个深秋，家公在屋后的小菜园观望青葱长势，走着走着，忽然狠狠摔了一跤，砸地“唉哟”一声，摔出一个坑，他身上的泥土，一点点堆积成冢。他将自己交还土地，将土地上剩下的事情留给家婆。

屋后的那一小块菜地，在家婆的精心侍弄下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萝卜莴苣个个不心虚。前年拆迁，家婆特意铲了一大捧土，移栽一盆香葱到过渡房阳台。她说，煮面包饺子，买的葱哪有这般鲜香，又哪能应得了这个急？

此时，一辆闪着前灯的电动车，穿过那片桂树林，爬上那道幽长而舒缓的石坡，停到四普庄菜地边。中年女人边叫着“爸妈”，边脱掉西装，走进土地，接过老人手里锄头，一锄下去，嚙嗦嚙嗦，铿锵有力。仔细听来，我发觉土地上的声响，真像一部美妙的劳动乐章：有付出的辛苦，有收获的幸福，有分享的喜悦，更有饱含希望的传承。一代一代，生生不息。

咚咚咚跳得厉害，我见任何人都不曾有过如此的心慌。师母打开房门，我见到了老师。他侧身向里裹着一条灰色的薄毯子，听见我进来，转身平躺，一边唤着我的名字，一边掀开毯子，挣扎着想起来，但仍是徒劳，只能向我伸出一双飞鸟一样的大手，我赶紧上前紧紧握住他的双手。师母惻然说，你看看他，刚才背着我们在哭啊。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跟老师闲话。他说的一句话很让我伤感，他摇着我的手说：“我一个小学老师，教了你几句书，何德何能让你们记挂那么多年！”我心里感慨万千，诚恳地说：“老师，您书教得好，为人好，让人终生受益。”他的瘦让我触目惊心，特别是长长的手臂和腿骨完全被抽空，只剩一层薄而皱的皮肤包裹着，仿佛几根骨头摊摆在床上，骨关节处不是突出，反是断裂般的凹陷。骨与骨之间似乎正在失去密切联系，抬手时，一根筋络像一条线撑起皮肤的帐篷，腹部薄平如纸，呈一片灰白。我示意他不要起来，平躺就好。尚好的是，他脸上还有些肉，仍泛红润，眼光有神，言语流畅，瘦下去的是身体，脑子还好用。我只能问他自己看病医保拿药之类的琐事，也介绍自己的近况，实在不忍心再勾起往事的回忆，那些美好的往事太过精彩，似乎离眼前的情境越来越遥远，一想便涌起一股酸楚。

我要走了。当我离开老师房间时，转身出来，顿觉此生不知何时还能再见，好像身后他的目光如同一丝看不见的羁绊，我走到客厅又猛然折返回去，再一次紧握住他的双手，动情地跟他告别。我真不知道，这一握会不会是最后一握？

前一段，听说老师身体大有好转，竟然能下地略为走动，还回乡下参加他母亲九十寿诞。我心里真为他高兴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